

情融意境韵含美

陶武先

恒能满足审美需求的艺术，必不因世易时移而淘汰。诗词魅力不衰，或在其纯朴情怀美、丰富意境美、独特语言美，打造了和打造着一道迷人风景线。

诗情尤贵性情真。“美是道德的象征”，情怀美乃诗词美的内核。感召坎坷者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启迪弱势群体于艰难境遇中依然不畏艰难，永葆真情，富有同情，求真向善唯美，乃诗者内在修养。笃定本真，则善非伪善；基于真善，则美不虚美。举凡先哲，无不抱持真，坚守善，认同美。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忧怀家国命运而情厚重；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张俞“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心系社会底层而情深邃；太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等闲个人遭遇而情旷达。“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动情之至深，常在用情以至实。5.12 赴一线组织抗震救灾，感佩于受灾群众奋起自救的坚韧、医护人员临危尽职的担当、志愿者义无反顾的勇毅，我情不自禁填成处女作——《震难深情（词三首）》；三年重建目标实现，十年蓬勃生机展示，欣喜于村镇自废墟崛起、新貌历艰辛焕然，继成《雨后新景》《丘墟喜色》组词。“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经历似可印证：情怀逾真实，美感逾真切。

诗境常因意境深。“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赋予客观物象以主观情感，即有意境。然则，时过即境迁，位移而意变，风光同入眼，感受各相权。时间向度、空间维度、物我角度稍异，意境径庭。“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同拟落花，现实将来，悲喜迥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识匡庐真面目，还须出入此山中”，同看庐山，

局中局外，感悟各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谁怜玉碎沉沟壑，此去心甘向底层”，同吟瀑布，来处归宿，旨趣殊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意境美的丰富性，源于意境营造的差异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往者意境绝妙，来者雷同则无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光赏景，方位转移始出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拟形状物，“我”在其中乃有神。与时而出新，换位以观变，体物则融情，脱离泥古窠臼，跳出思维定势，打通物我隔阻，方能欣赏和拓开意境之深美。

诗语独钟的语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探寻和塑造诗词之美，还须咀嚼和推敲字眼。真诗词语，形象而灵动，简约而厚重，饱含思维张力，富有音乐节奏。性耽佳句，情钟文字，不乏美谈。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白居

易改诗求老妪能解，柳三变作词为市井能歌。乃有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句传神，亦诗亦画；“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一字点睛，平添韵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叠词妙用，珠落玉盘。“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炼字酌词，前贤可师。然师其道则通，师其术则迂。昨日阳光晒不干今日衣裳，旧时话语道不清现时生活。如“CT 照衰颜，良方法旧瘵”“达观微信视频前，网购新潮朋友圈”，皆以新词入句，援古先例，则不切今。因此，得句无分高下，达意即佳；择言无论雅俗，传神辄妙。诗语风流，在合时宜，舍晦涩而取简明，远呆滞而近鲜活。“歌诗合为时而著”，以新颖时语，咏新鲜时事，益彰诗词时代美。

概言之，鉴赏诗词美，若临嘉木，应解情怀为根，意境为干，语言为花叶；塑造诗词美，则根必深扎，干必高擎，花叶必蓬勃。

大山里的春天(外二首)

常勤

大山已经褪去去年的雪衣
太阳之手渐渐地剥开厚重的冰层
布谷鸟又开始在竹林催春了
季节又是一个完美而又规律的轮回
立春之后，稻田里的水的温度
紧紧地跟随着野草的复苏
而日渐升高

在古村落陈彩麟的池塘里
春水渐绿，鱼儿倾吐着吧语
呼唤着水族
在水草丰美的水域里
再次打挺或者复活

春天的潮水
再次渗入草木凝固的血液
于是，在大湾岭的山道边
在草木向南的枝头
绽放着几芽绿意
这是春天的反饋

楠竹林里又是布谷声声
唤绿了那野火烧不尽的岁月
在无限诗意的山野
桐树的花儿，以及
那桃花的光焰
粘于布衣诗人的眼眸
于是，踏青者把绮丽的梦

留驻在无限的生态之美中

窗外，古银杏支撑着天空

青春无悔呀！古银杏树
一株伫立在天地之间
绿叶和树冠连接着云端的古树
一株听惯了古老的谣曲
和故乡春雨秋声的银杏树

曾经在黑暗的世界里跋涉
在大山的每一个春天里
终于在某一个惊蛰的沉雷滚过之后
摆脱泥土的重重压力，脱颖而出
那无比发达的根系
紧紧地握攫着泥土
这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理想和信念

故乡的春雨麻麻洒洒
将甘露渗入错杂的血管
于是，一个个的细胞在不断的裂变过程中
生生不息
一个个的生命在孕育中扩展
呵！银杏树，顶天立地的银杏树
一株株来自远古时代的化石树
油绿油绿阔阔肥粗壮挺拔的银杏树
在我的云窗及我的仰望中拔节
并且，低头沉思

一任风雨雷电的肆虐和挑衅

银杏树呀！银杏树
那株被村庄古老的歌声与民谣
喂养长大的银杏树
伫立天地之间，探首穹苍
早观日出东方的群山之上
晚看落霞流逝于西方的谷壑
一株古老的千年老银杏树
在我的故乡伫立成
大山一样伟岸的形象

故乡，雨后的乡村

春天从千里之外姗姗而来
横贯在祖国的塞北江南
温柔的季风
轻轻地抚摸着古老而年轻的苑川
一阵阵惊蛰的雷鸣
呼唤着水淋漓的诗意江南

千年古银杏树伫立在天地之间
无数的绿叶在骀荡的春风里轻舞
化石一样古老的躯干
粗大而挺拔
静静地庇护着村庄
且睥睨着山峰之之巅

布谷催春

陈襄星



的风景。插秧是件艰辛的活，一个上午时间，我已经累得腰酸背痛。但眼瞅着水田里一行行、齐刷刷、娇嫩嫩的绿色禾苗，我相信天道酬勤，在不久的将来，大自然会为我们的辛勤劳作给予最美好的馈赠。想到此处，口占一绝：

怜我农家日日忙，受云卷雨濛晴光。
耕牛犁出江南美，画中回家在插秧。

沉醉于故乡的山水田园之乐，大半天的劳动时光飞快逝去。我觉得在田间稼穡和书斋中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厚积薄发。我想我以前在大山里创作，利用三余时间读书写作，不得要领，作品也非常青涩。写好之后，只能与村中的老学究在冬天的火塘边围炉夜话了。后来，我从经历千年而历久不衰的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国外的《巴黎圣母院》、《茶花女》等经典文学作品中发现。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人性，而文学就是人学。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我又开始拿起笔，开始了所谓的文学创作。深入烟雨江南，在故乡美丽的田园中，和农人一起参加劳动，感觉大自然中一切事物都是唯美的。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必将关注着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仔细观察着大山里的一草一木，收集着每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事无事，我都情不自禁地奔向田间，欣赏着庄稼的长势，或者伫立在绿水湖边，看那日夜奔流不息的美丽的河流注入浩瀚大湖，或者泛舟于烟波之上，于白发渔樵谈古论今，体验了苏东坡居士“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惬意生活。

山居的日子，我仿佛重新找回久别的创作灵感与激情，找回了过去难以忘怀的时光，劳动的场面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尽情地享受着久违的快乐……大山里一个又一个的动人的乡愁故事，在我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纵情在山水之间，美梦般的遐思将我缠绕，岂止是流连忘返这句成语所能表达。

山里的布谷鸟又开始催春了，农人继续在水田间插秧。在田间地边，我看到了一棵棵的小草从泥土中探出头来，身体内似乎积蓄着一股无穷的力量。是呀！人到中年，看惯了人生冷暖，世态炎凉，一颗心日趋心平气和，再也不会青年时代的浮躁而急功近利，文学创作和插秧一样，是一件苦事，我能够像苦行僧一样在道路上修行，更会像山里的农夫一样躬耕于田

雨后的村庄
润泽的春花是圣洁的仙妹
向大地投递着雪白的情书
桃花的光焰灿若霞
把那欢腾的山溪羞得一片酡红

三月的早稻田蛙声如鼓
是田野上跳荡的音符
池塘边的水车旋转的声音吱呀作响
年复一年，那动人的春音
仿佛是歌唱农业的歌谣
笼盖着四野
从春天唱到夏天

乳燕衔来了新泥
布谷又开始在茫茫竹海里
开始不知疲倦地催春了
陆水湖泛舟的渔人
在春光中网获了，闪闪发光的童话
夕阳亲抚着两岸的农家
那袅袅升起的炊烟
告诉人们一天耕种的结束
好客的主人端来谷雨的新茶
与远方的客人共话桑麻

人人都说江南美
雨后的乡村，雨后的江南
是画中的诗歌，是诗歌中画

又是一年槐花香

童谨表

4月的一个早晨，打开窗户，忽然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甜香，抬起头，原来是我家窗前的槐花开了，一朵朵、一串串、一簇簇，闻着那一丝丝槐花的甜香，望着洁白如雪的槐花，记忆又把我拽回一段段往事之中。

每到槐花开放季节，我家房前屋后的几棵槐树挂满了喜人的槐花，不等槐花绽放，母亲便找来竹竿，绑好铁丝弯钩，忙着捋槐花。那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母亲捋来的槐花做成一道道香甜可口的美食，既解决了温饱，又改善了伙食，一举两得。

8岁那年，我跟着母亲一起去采摘槐花，来到树下，七八只小蜜蜂很开心地在一串串槐花之间飞来飞去，我忍不住爬向树梢，采摘槐花时，由于没抓紧，“嗖”地一下从两米高的树上摔倒在地，柔嫩的小手磨破了好大一块皮，留下一道道血痕，我疼得大哭，母亲赶忙跑过来，看着我的小手心疼地安慰道：“没事，回家妈多做些槐花，补补就好了。”母亲一直把槐花当口粮，听到她的保证，我才止住哭声，面露笑容。

回到家，母亲将槐花清洗干净，在开水里滚了一两分钟，捞出沥干水，与面粉、鸡蛋等辅料搅拌均匀。母亲做的槐花有煎，有蒸，有油炸，每一道槐花菜都做得清香四溢、美味可口，尤其油炸的槐花饼，外皮脆黄，里面透亮，闻着槐花的清香在厨房里来回游荡，馋得我口水直流。吃饭时，槐花又被母亲浇上辛辣的蒜汁、香油，那真是锦上添花、妙不可言。

后来，我上学、读书渐离家乡，要想吃到母亲做的槐花美食只能在梦中了。五年前，我调到离家一百多里的一个城市，吃槐花，却成了母亲想念我的借口。

又是一年槐花香。由于新冠病毒在祖国大地上“肆意游走”，我有两年未回老家了。前天，突然收到母亲从乡下寄来的槐花，刚刚打开，六岁的儿子就高兴地跑过来捧起一捧槐花高兴地问道：“爸，奶奶寄来槐花，是不是想我们了？”

我没有回答儿子，而是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说今年的槐花特别白，只是年龄大了，采摘的没往年多……听着听着，我眼眶湿了，微信里的母亲头像像槐花一样白，她老了，手脚一年比一年笨……挂断电话，我不停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晚上，我学着母亲的方法做了一大桌槐花美食，儿子围着桌子蹦来蹦去，时不时捏一口槐花放进嘴里，吧嗒吧嗒几下香甜的小嘴。吃着吃着，突然我又想起了母亲说的那句话：作为父母，儿女始终是心头的一块肉，长不大，父母焦虑；长大了，又怕飞得太远。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母亲不仅仅寄来的是槐花，而是她承载了一辈子的思念和牵挂。

天气预报说有雨，果然不假，牛毛一样密集的春雨下了起来，缠缠绵绵。我在大山里蛰居了一个多星期，看到窗外湖山一体，白雾弥漫，如江南水墨画。我想外面的春景一定非常清新。与其蜗居在书斋里，还不如走出去看看。也许，在这美好的春光中，一定能够找到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的素材。我决定出去我走出简朴的农居，独自沿着小河边漫步。

我喜欢山里的潇潇春雨，撑着一把雨伞，漫步在天地之间，寻诗觅韵，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漫天碧翠的竹海中，散落着几户人家，鸡鸣犬吠，恍若世外桃源。靠近村口的地方，有数十亩重重叠叠的梯田，水田间有披蓑戴笠的农人在犁田，扬起鞭子吆喝着，催赶着前头拉犁的老黄牛，生怕耽误了农时。在一片水田里，有几个农人手把秧苗，低首弓背地在一兜一兜的插着稻秧。远处青黛的山林间，不时传出来的布谷鸟的清脆叫声，与那古老的声音不停地转动时，有节律的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农人的欢歌，一部山水交融的美妙交响乐章。

在大山里的水稻田里集体插秧，这是我

垄，踏踏实实，春种秋收，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在迂曲艰涩的、无比漫长的文学路上刻苦耕

作，我坚信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停泊(外二首)

贾璋岷

把缆绳系牢
弄潮儿就平息了波涛
像一粒露珠
挂在阔叶林的边缘
气息的深呼吸
隐约传来天外的召唤

露珠与阔叶的缘分
延续着弄潮的脉搏
一叶扁舟在江湖的飘荡
潮声此起彼伏
深呼吸 吐出一方
记忆的晒结石

太阳把印记刻进石头
一个个字符
迸发露珠的花瓣
为漂泊划上休止符
晶莹透明的結局
在此刻圆满

相约的承诺

荷叶上的滚动
有一种特别的韵致
每一粒水珠
都是早春萌生的嫩芽

这是树林里的呐喊
每一声都在蓬勃兴奋
夏天荷塘月色朦胧
清澈 浇灌出一池鸣蛙

光晕中 有一种承诺
春天与夏季的流转
在清露的细语里交接

滑过岁月的脸颊

相约的跑道悠悠长长
冲刺 总是承诺的尽头
绿了暮春 红了盛夏
一道曲线在空中飘洒

傍晚 我在河滨看波光

傍晚 河里的白鹭飞走了
圆润的露珠把心情染亮
余晖畅想着星空的盛宴
如果一道星线泄漏下来
会不会把露珠的夜曲唱响

云的踪迹已经斜成白鹭的翅膀
试图挑起一丝丝柔弱的波光
其实是 露珠的饱满有光泽的滋润
她是夕阳下的盐
想要融进大自然的血液贡浆

于是 便这样轮回与流转
河水的水 身旁的风
还有尖锐云阵排出的雄壮
盖下蚌壳的黑暗与孤独
一粒粒珍珠在悄悄孕育
波光的耳钉 点缓在河边的沉默
是金 期待着又一次飞扬

